

古巴介入安哥拉內戰及其對非洲南部之影響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劉天均

一、古巴在非洲地區的早期活動

古巴自一九五九年在西半球建立起第一個共黨政權後，即以其自身安全與「革命經驗輸出」作為其對外關係的兩項基本目標；形成上述基本目標的因素有二：一是古巴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二是為突破此一環境所憑恃的革命激情。就形成基本目標之國際環境觀之，自古共政權建立後，便在其北鄰美國的強大壓力下，必須設法確保其自身的生存與安全，故除加強其對內控制外，尚須爭取共黨集團的支持，特別是蘇聯的軍經援助，以維持其存在所必需之物質條件和免於孤立的國際環境。再就其形成此項基本目標之意志力（革命激情）言之，卡斯楚自「革命成功」後，無時不以反帝反殖的「革命導師」自居，遂炮製出一套充滿「暴力革命論」的「卡斯楚主義」，^①主張向第三世界各落後地區，亦即是帝國主義最薄弱的環節處，從事其「革命經驗」的輸出，特別以拉丁美洲和非洲二地為其主要的輸出對象。^②

於是自一九六〇年代的開始，古巴一方面向拉美的委內瑞拉、秘魯、玻利維亞及中美洲地區進行「革命輸出」或顛覆活動；另一方面則向非洲地區尋求發展的機會和對象，乃從一九六〇年以降，先後向下述十多個國家、地區和游擊組織提供軍事支援，或派兵直接參加當地之內戰，如迦納、薩伊、剛果、幾內亞、幾內亞比紹、赤道幾內亞、阿爾及利亞、索馬利亞、利比亞、獅子山、莫三鼻克、衣索匹亞，以及本文所探討的主題——安哥拉及其與安國局勢發展相關的「西南非人民組織」(South West

註① 關於「卡斯楚主義」的主要內容及其實踐方式，請參考劉天均「卡斯楚主義：共產主義的末流」，問題與研究，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頁八一～九五。

註② William E. Ratliff, *Castro and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 1959-1971* (Hoover Institution, 1976), pp. 199-208; Ernesto F. Betancourt, "Exporting the Revolution to Latin America," in Carmelo Mesa-Lago, ed.,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Cub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71), pp. 105-125.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 等。^③

當時負責策畫及執行向非洲從事「革命輸出」者，乃是卡斯基的革命軍師及第一功臣蓋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蓋瓦拉於一九六四、六五年間，曾分別奔走於「卡薩布蘭卡」集團的五個國家(阿爾及利亞、迦納、幾內亞、馬利和阿聯)，說服這些「進步力量」加入當時由古巴和阿爾及利亞所倡組的「第三世界反帝陣線」。^④隨後乃於一九六五年秋直接向當時反抗葡萄牙殖民統治之「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MPLA 後簡稱「人解」)及另一股反葡游擊力量「莫三鼻克解放陣線」(Liberation Front of Mozambique/FRELIMO)提供軍事支援，並在安哥拉北鄰的布市剛果(Congo-Brazzaville)率領數百古巴「國際鬪士」參與當地反政府的游擊戰，直至剛果內戰在一九六五年年底結束後，又將古巴「國際鬪士」的原班人馬投入安哥拉和莫三鼻克，充任上述兩股反葡游擊組織——「人解」(MPLA)與「莫解」(FRELIMO)的顧問人員。^⑤此後，古巴與安國的「人解」便建立起深厚的「戰鬪友誼」，這也是卡斯基為什麼會在一九七五年慷慨出兵相助的理由之一。

二、安哥拉內戰的國際化

在一九六〇年代出現於安哥拉的重要反葡游擊組織共有三股，即前述之「人解」(MPLA)、「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FNLA 以後簡稱「民解」(FNLA))和「安哥拉完全獨立民族聯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UNITA 以後簡稱「民盟」(UNITA))等。^⑥此三派在其反葡戰爭期間，各有其國際支援的背景，大致言之，即「民解」(FNLA)係受美國與中共的支援，「民盟」(UNITA)則接受美國與

註③ William J. Durch, "The Cuban Military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From Algeria to Angol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XI, No. 1&2 (spring/summer 1978), pp. 35-74.

註④ Rolando E. Bonachea and Nelson P. Valeds, eds., *Che: Selected Works of Ernesto Guevara* (Cambridge: MIT Press, 1969), pp. 25-27.

註⑤ William M. LeoGrande, *Cuba's Policy in Africa 1959-1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pp. 9-10.

註⑥ 「人解」(MPLA)成立於一九五六年，它是「安哥拉共產黨」的一個共生體，其領袖為尼托(Agostinho Neto)，該游擊組織係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運動取向。「民解」(FNLA)係由羅伯托(Holden Roberto)所率領，於一九六三年自「安哥拉人民聯盟」(Popular Union of Angola/UPA)分裂出來，它是一個以安國北部的巴剛果(Bakongo)部族為主體之游擊力量，其政治訴求為種族獨立運動，而「民盟」(UNITA)則是由其領袖薩溫比博士(Dr. Jonas Savimbi)於一九六六年所組成，其主要成員多來自安哥拉東南部歐文邦杜族(Ovimbundo)，也是一個以種族情結為凝聚力 and 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武裝團體。而今若從上述三者的組成分子及其政治訴求兩項要件加以檢視，當不難推測其各自的成功機率之大小，再如將彼等之國際支援背景一併予以考量，則彌足說明「人解」何以會在安國內戰中佔了上風。

南非的支助；而「人解」(MPLA)係接受蘇共集團和古巴的軍經援助。^⑦因此，它們各據地盤，各自為政，也各自為戰，甚至為了爭奪軍事據點與擴展地盤而相互攻擊，直至一九七五年春準備自葡國手中接收政權時，始在「非洲團結組織」(QAU)的斡旋下，由三方面勉強達成一項「聯合和平獨立」的「阿佛爾協定」(Alver Agreement)，規定由這三股反葡游擊力量協商共同組織一個「聯合和平過渡政府」，並於該年十一月十一日宣佈獨立。

但不旋踵間，此一「聯合和平獨立」之「阿佛爾協定」便因國際勢力的介入而成一張廢紙。即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以後，由美國和中共所支持的「民解」和由美國及南非所支助的「民盟」以及薩衣部隊等所組成「三方面聯軍」，以壓倒性優勢向「人解」游擊組織發動了全面的攻勢。^⑧

「人解」在「三方面聯軍」的總攻擊下，雖受重創，但仍孤軍奮戰，故僅向蘇古二共請求供應物資及增派顧問人員的協助，而蘇古當局的反應也極為審慎，蘇聯僅允諾提供為數有限之軍品支援，古巴則答應增派數百名軍事顧問人員，協助「人解」重整其游擊組織。^⑨但當「人解」的部隊在蘇古二共的物力與人力支援下，逐漸復甦而重整旗鼓時，豈料南非於當年十月下旬自西南非(那密比亞)境內派遣了五千名大軍，向安哥拉的南部邊境進擊，「人解」部隊乃處於南北夾攻的不利形勢。「人解」面對此一生死存亡的關頭，遂立即向古巴緊急求救；卡斯特答應「人解」借兵之請，於是在蘇聯的鼎力襄助之下，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初至次年三月底，連續投入安國內戰的總兵力共達兩萬餘人。^⑩此足顯示，安哥拉內戰自始便是一場「國際化」的準代理型戰爭。

三、古軍介入安國戰局及對非南的影響

古共領袖卡斯特一向在國際間享有「國際遊俠」的封號，他之所以將數萬大軍投擲於安哥拉的戰局，固有所謂基於「濟弱

註⑦ 蘇聯對「人解」的援助政策，係以其在非洲的戰略利益為衡量之準據，故曾因該地區權力結構的轉變以及中共勢力的介入，而兩度反覆，唯古巴對「人解」的支援則始終一致；關於蘇聯對「人解」的支援情形，請參考 Christopher Stevens, "The Soviet Union and Angola", *African Affairs*, Vol. 75, No. 229 (April 1976), pp. 137-151.

註⑧ John A. Marcum, *The Angolan Revolution: Exile Politics and Guerrilla Warfare, 1962-1976* (Cambridge: MIT Press, 1978), pp. 257-259.

註⑨ Dunch, *op. cit.*, pp. 41-42; Marcum, *op. cit.*, p. 237.

註⑩ 關於古軍此次新投入的人數，各方資料報導不一，西方情報稱三萬餘人，可能過於誇大；安哥拉及古巴則稱僅有一萬八千餘人，亦有隱瞞事實之嫌。請參 Marcum, *op. cit.*, p. 271; Dunch, *op. cit.*, p. 44; LeoGrande, *op. cit.*, pp. 19-20.

扶傾」的「人道主義」和克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之堂皇理由，但其真正的動機乃是除了卡某的個人政治野心外，則是蘇古二共早有合謀共同宰制南部非洲戰略利益的企圖。申言之，古巴願將大量的「國際鬪士」(International Fighters)不遠千里之遙，投入安國的戰場，係鑒於「人解」(MPLA)在「民解」(FNLA)及其外國聯軍的大舉圍攻下，勝負存亡之影響所及，不僅攸關安哥拉一國未來政局的發展方向，更重要的還涉及及到非南(Southern Africa)地區社會主義革命幼苗能否存活的問題，以及國際強權(美、蘇、中共與南非)在該地區之戰略利益的攬奪。

故自古軍於一九七五年秋介入安國戰局以後，在迄今已長達十三年頭的期間內，除協助安國整軍經武及直接參與作戰任務外，曾兩度暗中支助卡坦加(Katanga)游擊組織自安哥拉境內侵入薩衣南部的沙巴省(Shaba即原卡坦加地區)，企圖在這塊戰略資源的寶藏地區製造一個左傾的「加坦卡人民共和國」。此舉乃引起利害攸關的法、比、西德等國的極度關切，並兩次派兵加以干涉，及時地阻却了蘇古二共的此一陰謀。^①

降及一九八〇年初期，古巴又與蘇聯携手在南部非洲的六個「前線國家」(Frontline states 即安哥拉、莫三鼻克、津巴布韋、波茨瓦納、坦尚尼亞和贊比亞)建立一個親共反帝的「區域聯合陣線」，以共同對抗南非「種族隔離主義者」為名，以達其進一步控制非南地區之目的，並排除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該地區之影響力，即令這些「前線」國家除安哥拉一國外均在接受西方國家不同程度的經濟援助。^②

其次，古巴亦以蘇聯「代理人」的身分，圖謀把剛果作為對非南地區統戰之基地，將該地區內之準社會主義國家聯結成一條「紅色國際陣線」，對親西方的薩衣和逐漸傾向美國的贊比亞等國施加壓力，迫其改變現行政策。並對駐在安國境內的「西南非人民組織」(SWAPO)、「非洲國民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等提供軍事支援，作為其對抗南非和間接赤化非南的工具。^③

蘇古二共聯手支持安國境內的兩股對抗南非的游擊組織「人民組織」(SWAPO)和「國民議會」(ANC)，旨在假手此二

註① 卡坦加游擊組織原為剛果內戰期間一支武裝力量，彼等於一九六三年敗亡至安哥拉，嗣後接受古巴顧問人員的組訓與軍事裝備，曾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及七八年五月兩度侵襲卡坦加地區，而為西方軍隊所擊退。

註② 關於蘇聯在八〇年代初對南非地區的圖謀，請參考Robert Legvold, "The Soviet Threat to Southern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lletin*, Vol. VIII, No. 1 (1984), pp. 4-25; Owen Ellison Kahn, "Cuba's Impact on Southern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29, No. 3 (Fall 1988), pp. 33-54.

註③ William LeoGrande, "Cuban-Soviet Relations and Cuban Policy in Africa," *Cuban Studies*, Vol. 10, No. 1 (January 1980), pp. 1-36; William Grabendorff, "Cuban Involvement in Africa,"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22, No. 1 (January 1980), pp. 3-30.

武裝力量或透過其「種族情結」的影響力，對南非發動一項所謂「全面攻擊」(Total Onslaught)運動，藉以破壞南非共和國的安全，乃至動搖該國白人的統治權。而南非政府面對此一威脅，乃不得不採取一項強硬的「全面戰略」(Total Strategy)政策以對之。

在「全面攻擊」與「全面戰略」針鋒相對的「零和」對局之下，安哥拉南部邊區及那密比亞的北疆便成為南非國防軍(SA DF)及其所支持的「聯盟」(UNITA)游擊組織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軍及其「盟軍」古巴「國際軍」之間十餘年來的「修羅場」。如在最近之一次慘烈的對決中，雙方於安國內部的瓜納瓦爾城(Cuito Cuanavale)附近，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攻防拉鋸戰。各動員了數千軍隊，並動用了武庫中最精銳的武器(從古巴的蘇製 MiG-23 戰機到南非所使用的以色列製無人駕駛飛機)，歷經八個多月的苦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至八八年八月初)。長期的戰爭，不僅為交戰者造成慘重的損失，尤有進者，亦嚴重的破壞了南部非洲的區域安全，並阻礙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⑮

南非共和國所採取之「全面戰略」的對策，雖然在遏制蘇古二共所推動的「全面攻擊」運動，略湊膚功；但其十數年所實施之高壓軍事政策，既未消除上述兩股游擊組織，甚至亦未將其逐出安國境外，反而在最近的一次戰役中，被陷於孤軍奮戰的困境。而且因為長期以來，採取強硬的軍事路線，已使自身在國際社會中陷於孤立，連其盟友也被迫對其實施貿易禁運政策。故從國際政治的立場觀之，南非共和國在當前所面臨的內外處境，何嘗不意味蘇古二共之非南政策的成功？又何嘗不是南非共和國急於走向「止戰從和」的積極理由之一呢？

四、結束安國內戰的和平方案

前已言之，安國內戰的形式與性質既已「國際化」，而且已逐漸演變成一場東西強權的代理之戰，故其「戰」「和」之取決

註⑭ 所謂「全面攻擊」運動，係指從南非的內部及國外，發動一項反「種族隔離主義」的「種族鬥爭」；惟此一運動之真實性，迄今尚難證實，但為南非人民所堅信，尤為七〇年代擔任南非國防部長的波塔(P. W. Botha氏為現任總統)所堅信。於是在南非舉國上下引發一股強烈的危機意識和身處「四面楚歌」的被包圍感。請參閱 Kahn, *op. cit.*, pp. 40-45.

註⑮ *African Research Bulletin*, Vol. 25, No. 3 (April 15, 1983), p. 8800.

安哥拉在十三年內戰上，每年除供給三至五名古巴軍隊的糧餉，尚須花費十多億美元向蘇共集團購買武器，其國防支出約佔全國總預算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三；在安國的八百多萬人口中，約五十萬人因戰亂而逃亡國外，因戰爭而致傷殘者約兩萬餘人。此外，一條橫貫安國南部的東西鐵路，亦因戰亂而停止使用，對薩衣和贊比亞二國的對外交通，造成極大的不便，從而影響經濟發展，請參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15, 1988, p. 25;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86 (Washington, D. C., U. 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1987).

雖不全然操在美蘇兩個超級強權之手，但二者却擁有左右戰和的影響力乃至主導戰和的支配力，乃是毫無異議的。即當美國總統雷根與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七年年底在華府舉行第三度高峰會時，雷根曾向戈某提及解決區域衝突的問題，並於次年五月稍的高峰會議上，就結束安哥拉內戰及遵循聯合國第四三五號決議案，給與那密比亞獨立權等有關問題，達成了原則性的協議。^{①⑦}

由於美蘇的協議與贊助，美國的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柯羅克 (Chester A. Crocher) 乃以和事佬的身分，自今年五月迄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中旬)，已先後分別在倫敦、開羅、紐約、日內瓦及布拉薩市 (Brazzaville) 進行了九次「四國會商」 (美國、古巴、南非及安哥拉，而蘇聯僅以觀察員身分與會)。會中曾就如下的問題：(一)安哥拉境內停火；(二)南非及古巴分別自安國撤軍；(三)那密比亞獨立及自由選舉問題；(四)綜合檢討非南地區的和平問題等，進行馬拉松式的談判，並達成數項原則性及技術性之初步協議如下：

(一)關於撤軍問題：已達成之部份協議為：南非自九月一日起將其攻佔安國南部邊區的全部軍隊 (三、〇〇〇至五、〇〇〇人) 撤離，而古巴軍隊則於同一時期先行後撤至南緯十三度以北之地，離安、那二國邊界一百英里處；^{①⑧}

(二)關於那密比亞問題：南非共和國同意自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起，依據聯合國第四三五號決議案，^{①⑨} 准許那密比亞完全獨立，並在聯合國「七國和平部議」 (由芬蘭、馬來西亞、南斯拉夫、巴拿馬、孟加拉、蘇丹和多哥所組成) 的監督下，^{②①} 進行自由普選，從當前的「臨時政府」手中接收那國政權^{②②}

(三)關於古軍自安國撤軍時間表問題，雖然尚未達成最後之協議 (迄至十一月十九日)，但據西方的消息指出：現駐安國之五

註①⑦ "Moscow Summit",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88, No. 2137 (August 1988), p. 1; Lawrence T. Caldwell, "Washington and Moscow: A Tale of two Summits", *Current History*, Vol. 87, No. 531 (Oct. 1988), p. 306.

註①⑧ *Washington Post*, Aug. P. 1988, p. A1.

註①⑨ 聯合國安理會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通過該四三五號決議案，其主要內容為：(一)南非須終止其對那密比亞的非法統治，根據一九七六年聯合國第三八五號決議案之規定，由聯合國協助其接收政權；(二)在聯合國監督下，通過自由選舉，在一年之內獲得完全獨立；(三)取消一切與一九七六及七八年兩項決議案 (第三八五及四二二號) 之任何單方面的選舉安排。請參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March 15, 1988, p. 8775.

註②① 關於聯合國「七國和平部隊」之組成分子國問題，那密比亞「勞工黨」(Labor Party) 的一位高級長官曾表訝異，認為七國中除芬蘭一國外，其餘各國均為民主幼苗，如何能盡其公正監督之責呢。請參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7, 1988, p. 4.

註②②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15, 1988, pp. 25-26;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日；自由時報，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萬二千名古軍，可能在二十七個月之內完全撤出，並在前十二個月內先將其百分之七十的兵力撤離安哥拉，²²而其詳細之撤軍步驟將可在最近之布拉薩市之會談中，獲致最後之決議。

從「四國會談」所討論的內容觀之，其談判重點置於外國軍隊撤離安境及那密比亞獨立兩個議題上。其會談技術係將安國內戰之相關問題，以分段分期的小步漸進方式解決之；即在第一階段中，先將內戰之「涉外」問題解決後，再在第二階段中，讓安國自身處理其內戰之內部問題，並由南非及安哥拉二國就「西南非人民組織」之回歸問題及「非洲國民會議」組織之相關事項，以協商方式解決之。²³惟對造成安哥拉內戰之主要內因——「人解」與「聯盟」二者的政權之爭，則主張雙方應循「民族和解」(National Reconciliation)的原則處理，讓「聯盟」成員能在盧安達政府中分享部份的政治權利。²⁴

促成上述「四國會談」的因素固然很多，然與會各國能夠達成如上之協議，則除美蘇二國高峯會議所取得之原則性默契外，各與會國尤有其具體而實際的理由，茲分析於下：

(一)首以居間的美國言，它之所以願意為撮合此次會議而奔走斡旋於其間，係鑒於經過長期的安國內戰而終無法以武力方式推翻盧安達的「人解」政府，且須與南非共和國站在一條線上，共同支持「聯盟」的「自由鬪士」，此一行為對本身在南非地區的戰略利益構成「得不償失」的情勢，故願趁機與南非合作，戮力促成安國的停火與外軍的撤出，並讓那密比亞獲得其十年前（一九七八年聯合國通過四三五號決議案）所應獲得之獨立。²⁵

(二)在南非共和國方面，該國在此次會談中扮演著極為積極而重要的角色。一則因它急於將其深陷安國南部的數千名軍隊立即撤離困境，以免在戰場上再度的失利而引發國內不滿情緒的昇高；²⁶二則欲藉撤軍及讓那密比亞獨立為條件以交換古巴自安哥拉撤軍，進而迫使國際共黨的勢力退出非南地區，減低導致區域動亂的外在因素；三則欲藉獨立之那密比亞作為南非與安國之間的緩衝國，如今既可避免與安國的直接衝突，又可因此改善南非的國際形象。²⁷

註② 關於古巴撤軍日程問題，會中意見分歧，南非主張將古巴撤軍進度與那密比亞獨立進程連在一起；而古、安二國則堅持須以安國的內部安定為撤軍快慢之基礎，故主張在三年內完成之；美國為打開談判僵局，始提出此一折衷方案，請參考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 31, 1988, p. 2;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日。

註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11, 1988, p. 18.

註④ 安國總統杜士桑多斯 (Eduardo dos Santos) 曾對外表示，基於「民族和解」的精神，願接納「聯盟」的成員參與盧安達政府，但堅決反對所謂「南非傀儡」薩溫比問政，而薩某則稱：「有『聯盟』即有薩溫比，二者原為一」。由此可見安國內部通向和平的道路將仍坎坷多艱。請參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12, 1988, p. 2; *Washington Post*, Aug. 9, 1988, p. A1.

註⑤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5-6, 1988, p. 4.

註⑥ 南非自一九七五年直接軍事干預安國戰局以清剿「西南非人民組織」及協助「聯盟」對抗「人解」以來，長達十三年之久，已因勞師動衆而未能竟其功，故在國內引發厭戰之情緒，並對戰爭的目標表示懷疑，甚至導致青年人之抗拒兵役及逃亡。請參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15, 1988, p. 25.

註⑦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0, 1988, p. 1;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7, 1988, p. 4.

註⑧

(三)至於古巴，它是這場長達十三年混戰中的最大贏家。從卡斯基的國際聲望到古巴所獲之實質利益，頗為豐碩。²⁰所以卡某於一九八六年前往津巴布韋參加「不結盟組織」高峯會時，曾順道訪問安哥拉及校閱古軍，向其「遠征軍」誇下海口稱：如南非「種族隔離主義者」不肯停止其對鄰邦的干涉政策，則古巴軍隊將在安哥拉繼續駐留另一個十一年，乃至十個十一年。然兩年後的國際局勢與美蘇關係已有顯著的轉變，縱令卡斯基了無絲毫自安國撤軍之意，但在形勢比人強的情形下，也只好唯莫斯科之命是從了。²¹

(四)關於安哥拉，除了受莫斯科政策的影響和暗示外，它之所以必須走向談判的途徑，係迫於長期內戰對其經社所造成之負面影響和慘重的損失，如五十多萬人民因連年戰亂而亡命海外，二十餘萬死傷於戰場，以及每年須將外貿盈餘的半數用之於戰費（其中約十一億美元用於購買蘇共集團的軍用物資）。²²當然，安國也不願將自己的國土繼續供作「西南非人民組織」及「非洲國人民會議」等的庇護所，因而招致外力的報復。至於另一項促使安國當局參與「四國會談」的因素，則是蘇聯當前在戈巴契夫「新思维」的指導下，欲從安國內戰泥淖中抽身，可將每年所節省之十餘億美元軍援，用之於自身的經濟發展。²³

五、對安國及非南區域安全之瞻望——代結論

長達十餘年的安國內戰，終於在美蘇超強的主導下，經過數次的多邊會談，而達成如上之協議（其最後宣言或公報可能在十二月下旬宣佈），使此一棘手之問題頓時顯露一片和解的曙光。然從深處觀察之，由於安國長期內戰及古軍之駐留所形成之區域症候羣，如安國內戰主體「人解」及「聯盟」之和解問題、安薩之間的現存關係、那密比亞獨立後所出現之新生事物，以及南非與那密比亞的雙邊關係等，其間仍然存在著並將產生各種形式之尖銳矛盾。由此可以預料，即令古軍在今後兩年左右完全撤出安哥拉，則安國及非南地區的和平遠景，仍難令人樂觀，而該地區的區域安全亦將是詭譎而多變的。茲就區內之有關問題綜析於下：影響非南地區安全之因素頗為錯綜而複雜，其中除了國際強權干預及國際共黨「革命輸出」等外在因素外，最為嚴重者乃是

註²⁰ 關於古巴因參加安國內戰而從中所獲得的諸般利益，請參 Abraham F. Lowenthal, "Cuba's African Adven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 No. 1 (Summer 1977), pp. 3-10; *The Cuban Economy: A Statistical Review* (Washington, D.C.,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ALA 84-10052), June 1984, p. 40.

註²¹ 據說另一迫使古巴自安哥拉撤軍的消極因素是：在五萬多名古軍中，已有過半數的士兵患染愛滋病毒。見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六日，五版。

註²²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15, 1988, p. 25.

註²³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11, 1988, p. 18.

種族問題以及與種族問題緊緊連結在一起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政權之爭。當血緣情結與政治鬭爭兩個「非理性」的社會現象糾纏在一起時，其所形成的「激結」，恐非短時間內可以解得開的。

如先就安哥拉一國言之，其內戰型態與阿富汗的內戰型態相類似，然其參戰分子與外力干預的情形則較阿戰為複雜，而今之解決途徑亦遵循著「阿富汗模式」，即透過外力的斡旋，先行解決其「涉外問題」，而內部問題則留待安國自行解決；同時，將外力的背後支持委諸強權的「道德自律」。如此，則表面之外力雖然撤出，而在暗處的那隻「看不見的手」仍然伸縮自如；此一現象既存在於今之阿富汗，則明日出現於安哥拉，乃是一項合乎「經驗法則」的類推原理。³²

至於求庇於安國之「西南非人民組織」在那密比亞獲得獨立時，自安國返國參政問題，當是順理成章之事。其領袖弩荷馬(Sam Nujoma)現已開始與那國之政要進行接觸，³³屆時在聯合國監督下，參與全國性普選，³⁴很可能獲得多數選民之支持，而建立一個由黑人所統治的政權。惟隨著獨立後而衍生之諸多新問題，如種族、經濟、政治制度等，均將對新興的那國形成極大之衝擊。³⁵他如獨立後之那國將在安哥拉及南非之間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亦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非南地區的安全。

其次，關於「非洲國民會議」未來的政治目標及鬭爭路線等問題，這既與南非的種族政策有關，亦與非南的區域安全密不可分。即南非共和國目前在種族政策方面雖已改採溫和的寬鬆策略，準備釋放疾病纏身的黑人領袖曼德勒(Nelson Mandela)，但並未因此導致「國民會議」之積極回應，而改變一向左傾、激進乃至聯共的基本立場。³⁶尤當南非之極右力量日益增強，³⁷迫

註³² 「聯盟」領袖薩溫比現在僕僕風塵於國際之間，先到美國，再去奈及利亞，後去南非，並擬赴英國，預借外力以影響盧安達政府與之商談安國內部和解及分享政權問題。但又對外聲言，該「聯盟」之武器儲備足以供未來一年之用，且已獲得美國總統當選人布希之承諾，在蘇聯未終止對盧安達之軍援前，美國將繼續給與支援。請參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21, 1988, p. 21;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1, 1988, p. 5.

註³³ 弩某已於今年六月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與那國「臨時政府」人士談及那國獨立問題。請參閱 *U N Chronicle*, Vol. XXV, No. 3 (Sept. 1988) p. 57.

註³⁴ 聯合國已決定將於明年二月初派遣七、五〇〇名部隊，一、〇〇〇名警察和一、〇〇〇名行政人員，前往那國助其建立新的政權。請參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21, 1988, p. 21.

註³⁵ 在那密比亞的白人僅佔總人口的一〇%，却擁有八〇%的財富，而構成八〇%的統治階級，並承擔著那國全國百分之九十的稅負，故一旦白人因受壓而撤離那國，則那密比亞的經濟發展將立即面臨困境，同時，南非可能會向那國要求償還二十一億美元之債款。此外，如由「西南非人民組織」執政，亦可能根據該組織於一九七六年由中執委所發佈之宣言，在那國建立一個所謂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政權。請參閱 *Washington Post*, Aug. 22, 1988, p. A18.

註³⁶ 據稱「非洲國民會議」之現任領袖坦波(Oliver Tambo)本人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該組織之中執委(由二十九人組成)成員中，已證實另三人也是共產黨員。另該組織之武裝力量「民族之矛」(Spear of the Nation/MK)的領導幹部皆前往東歐集團接受情報及軍事訓練。請參閱 David Roberts, "The ANC in Its Own Words", *Commentary*, Vol. 86, No. (July 1988), pp. 31-38.

註³⁷ 在本年十月底的一次地方選舉中，極力推行「種族隔離主義」之「保守黨」在九十個地方政府中取得了控制權，會揚言將加強隔離政策，不准黑人進入市政廳、公園、游泳池等公共場所。請參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12-13, 1988, p. 2.

使波塔政府不得不重新檢討其種族政策時，南非內部的種族問題又愈演愈烈。此不僅影響南非共和國的國際形象，亦影響非南地區的區域安全。

綜觀古軍自一九七五年秋直接介入安哥拉內戰以來，不僅將社會主義的革命種籽散佈在非南各地，亦為南部非洲的區域安全製造了諸多動亂的條件和因素，而這些消極的條件和因素絕不會在古軍撤離安境後而隨之一一消失。

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脫稿

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名錄

本書係將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副秘書長及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共廿七人之人事資料編纂而成，背景及經歷完整，為查考、研究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不可或缺之工具書。
本書約五萬字，廿四開本平裝。實售新臺幣一百元（國內郵購加郵掛費十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

電話／九三九九二一轉二二六・二二二七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

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